

9-2006

筲箕灣：一個城市舊區的生與死

Hoi Wing WONG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<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mcsln>

 Part of the [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黃海榮 (2006)。筲箕灣：一個城市舊區的生與死。文化研究@嶺南，1。檢自：<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mcsln/vol1/iss1/9/>。

This 文化評論 Criticism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@Lingnan 文化研究@嶺南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筲箕灣 --- 一個城市舊區的生與死

在一個講求速度、效率的社會中，電車是過期的產物，試問誰會花上個多小時，乘電車由筲箕灣到西環？然而有趣的是，電車路軌把港島東西兩個貧窮和老化的區域接連起來，沿著電車路軌觀看城市，看到不同年代的建築物新舊交雜，街道短而密，公司有大有小，老老少少生活在一起，這種多元化，正是城市的生命力的源泉。而這種市區，不是一整個建出來的，而是自然新陳代謝產生的，是一種有機的演變。

只是主導城市未來發展的規劃者並不明白「多元」的重要性，我們的城市景觀變得越來越單一，枯燥乏味。

筆者住在筲箕灣二十多年，整個地區和「發達」扯不上關係，區內滿是日久失修的舊型樓宇、街市既骯髒又潮濕的、愛秩序灣避風塘泛滿垃圾帶來陣陣異味，所謂「英雄被困筲箕灣，不知何日到中環！」，一個老化的區域又怎能和資本雲集的區域相提並論。於是在舊區「重建」可帶來「更好環境」的終極目標下，所有拆卸的行為都變得合理化。所有在規劃者中不合規格的東西，都必須除之而後快。因此，筲箕灣正蘊釀翻天覆地的變化。

去年，地政總署宣布收回位於筲箕灣道及南安街的土地，以便市建局與房協合作進行重建計劃，而政府宣稱該項重建計劃「有助改善有關地區的整體環境」，目前建議有關地段是主要用作住宅發展，而低層則用作商業用途。同時，政府有意加快私人參與重建步伐，尤其針對少伙數的唐樓。不少舊樓的地積比率並未用盡，加快重建可釋放地皮的潛在價值，重新發展；舊區的換樓動力亦會大增，進一步刺激市場對新樓的需求。主流規劃以公共利益為名，實則經常成為土地炒作的幫兇。

作為推動城市變化的主要力量，政府擁有規劃、建造和控制城市空間和活動的正當性，他們不會中止對城市空間與社會秩序的掌控，同樣地，資本與地產的擁有者不會停止追求利潤，在有限的土地上競逐有價值的空間，城市也不斷地改造。在政府和資本力量的推動下，城市不斷上演「創造性的破壞」，破壞了舊有的空間形貌，也抹除了依附著空間中的活動和活動所蘊含的記憶。雖然這種改造是城市的常態，不過問題並不是城市應否被改造，而是它應該如何改造。

市區重建局針對舊區訂出了 4R 的原則：**R**edevlopment（重建發展）、**R**ehabilitation（樓宇修復）、**R**evitalisation（舊區活化）、**pR**eservation（文物保育），四項原則中，由於保育觀念的落後，文物保育工作做得不好（李節街「牌樓」可為一例，舊樓已被土地發展局（即市建局前身）拆卸，剩下一棟佈景板似的建築呈現舊建築風格。）維修舊樓則總是掣肘多多，不如拆乾淨蓋新樓來得方便。最

困難的就是如何把舊區活化。設計一個理想城市是容易的，重建一個活着的卻需要多加想像。稍有不慎，壓抑了既有秩序來形造出來的假秩序，其實比無秩序更為討厭。

自蘇豪東空降鯉景灣後，在那裡找不著任何文藝氣息，僅開滿售賣異國情調的酒吧和餐廳。加上樓高六十二層的嘉亨灣落成，標誌著筲箕灣區邁向縉紳化(GENTRIFICATION)發展，透過對日漸衰敗的鄰里社區實施更新改造，使這些地區的房地產升值，並發生了富人和窮人居住空間置換。對於規劃者和資本家而言，縉紳化會改善社區破敗的景觀，煥發了經濟活力，可是卻忽略社區的窮人會因此被排擠的問題。事實上，新樓盤入伙(如嘉亨灣及滙豪峰)及重建項目均會為該區帶來澎湃消費人口，料屆時區內消費模式亦將會轉變，新式食肆紛紛進駐，令區內舖位面不斷轉變，當中包括一些走中高檔路線的食肆和連鎖咖啡室等。

在筆者的心目中，筲箕灣是一個豐富活潑的社區，街道地下商舖除了各式各樣的食肆外，當中還有辦館、手打麵店、雜貨舖、五金舖等；金華街街市是其中一個香港現時僅存的露天街市。沿著金華街兩旁是海鮮魚檔、鮮肉檔和雜貨店，對開路旁兩邊的綠色鐵皮屋則排滿了一檔又一檔販賣蔬菜、水果、醃製臘味和芽菜豆腐檔，路中也會遇上擺在地上一盤盤紅膠盤的走鬼海鮮小販。由於那裡貨品集中、價錢便宜，所以人們提起筲箕灣街市，就只會想到金華街這個又濕又骯髒的街市，而不是工整的、秩序井然的市政大廈，也不是大型連鎖超級市場；明華大廈即使沒有看更，也有難得的寧靜及和諧。行街並不等於行 mall，在小巷穿插也可看民生百態。

可是我們的規劃者和資本家卻從不滿足，一如香港其他舊區，走進筲箕灣的街道一座座單幢式私人住宅於街道的中段排眾而出，高矗立到半天，破壞了社區的和諧，整個區域的景觀也變得突兀。

香港城市規劃把所有地方都統一化，破壞原有的功用和特色。可是街道的有序混雜性正是地方魅力的所在，也是其生命力所在，但是，街道活力的培育不能透過硬性的規劃“製造”出來，它應以尊重當地居民、建築歷史和街區肌理為出發點。穩健的城市建設產生的是持續的、循序漸進的變化，需要建立的是一種複雜的形式多樣的體制。

筆者終於明白為何上 Hong Kong Urban Future 課時老師向我們介紹 Jane Jacobs 的《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》一書。這是 60 年代的作品，作者有很獨到的觀察，從今天的標準來看，雖然 Jane Jacobs 的不少看法也許太過簡單，然而強調以人為本的城市發展，對今天的香港仍然極為重要。在一個視發展高於一切的社會，發展的內容卻會常常弔詭地被忽視。心裡想，這本書之所以經典，就是當

我們審視我們城市發展時，竟可從一本已出版了四十多年的書裡得到共鳴，不過，這樣也很值得悲哀吧？